

## · 遇见 ·

## 老家缝纫店

李 汀

小店在一棵小叶榕树旁,绿油油的树叶遮挡了店名,只从窗户玻璃反射出“老家缝纫店”五个字。每天上下班,我都要经过这家小店,布料的那种青草和泥土味迎过来,感觉像置身在青草盈盈的田野,吸入的每一口气都那么干净纯粹。

那天一时兴起,我在下班路上拐进小店。一位精神矍铄的老妇人静静坐在一台老式缝纫机前,埋着头,花白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她戴着一副黑框老花镜,笑容安静地绽放。她手上的鞋垫已经绣出一朵花的雏形,是桃花绽放的样子。她头也不抬,低声地招呼我一句:“随便看哈。”那声音温暖地传入我的耳朵,像极了母亲的一句问候。

小店只有几平方米,却很整洁,一排木架子上一字摆好小布鞋,还有叠好的布围裙。这时,屋子里一幅“中国梦,我的梦”的十字绣吸引了我,我静静欣赏着。老人依然头也不抬,低声地说了一句:“每个人都有个梦呢。”我连连称是,随手又拿过一双绣好的鞋垫看,一朵朵花绽放在鞋垫上。

我拿过一双千层底的布鞋,沉甸甸的,手摸上去,那种厚实感一下笼罩过来。我见过母亲做千层底布鞋,一张张白色的土布用面糊粘起来,再剪成各式鞋样,然后用细麻绳一针一线地钉。钉好一双千层布鞋底,需要密密麻麻钉上两千多针,母亲要费上十多个夜晚才能做好。母亲右手手指上戴着一枚铜顶针,针头吃进布底后,再用铜顶针去顶针尾,针头露出来,再用牙齿把针头扯起来。两千多个针眼,就是这样反复两千多次。母亲扯线有时用力过猛,线头“啾”一声断了。断了,接上,母亲有的是耐心。生活需要耐心,没有耐心,什么也干不成。母亲常这样告诉我。

我端详着这一双双千层底布鞋,心里盘算着,做一双鞋需要十几个夜晚,这些布鞋,需要多少个夜晚?我眼前的这个老人,她把日子过得这么安静,这么平和。做好一双千层底布鞋,摆一双在木架子上,她为自己的劳动由衷地欢喜。我恭敬地把手上的一双千层底布鞋放回木架子上,深深地回望了一眼。

我从木架子上抖开一张布围裙,摊开一看,心里一惊:好精致的围裙。一张橘黄色的布围裙,做成了双手拥抱的样子,优雅极了。这样的围裙系在身上,做一顿心爱的午餐或者晚餐,用双手拥抱那些蔬菜的气息,用双手感受生活的味道,想起来就满满的幸福。我问:“这围裙多少钱?”老人抬头看我,笑嘻嘻地说:“三十元。”我递钱给老人,老人满脸笑容地夸我:“一个懂生活的男人。”我摇摇头说:“我给母亲买的,母亲喜欢。”

确实觉得母亲系着这围裙,倚门看我吃着可口的饭菜,一定很温暖。

小店在一条热闹的大街上,人声嘈杂,老人却视而不见。她要么专心绣着鞋垫,要么精心纳着千层鞋底,要么专注地转动着缝纫机,给顾客缝补一个拉链,为顾客改一条裤子。走进这家小店,我或者买一双千层底布鞋,或者买一双鞋垫。每次我走进小店,和老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说几句话,心里也会像被春风拂过一样,平展而安静。即便什么也不说,能够在小店门口呼吸一下那些布料的气息,心里也会安逸很多。

一天,小店贴出一张告示,告知小店搬去了东城。我赶紧骑车去找。一条街上,清一色的小店,传出“哒哒哒”响的缝纫店,散发着木香的小木工店,满屋子小背篋、小箩筐、小斗笠、小蒸笼的篾具店,还有摆着小铁锤、小锄头、小镰刀的铁具店。我走进“老家缝纫店”,老人一眼认出我,不停地给我说,这街上的人气旺,整条街都是小商小店。老人滔滔不绝地讲着,这个城市好呢,专门给我们腾出一条街来,让我们小店都经营得很体面。

我推着自行车走到一棵小叶榕树下,看着那些缝纫店、木工店、篾具店、铁具店,我很激动,为这个城市拥有这些小店激动,为这些小店的老人们激动。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小店,为我们的生活积攒着点点滴滴生活的便利与温暖。回到家里,我有了新的愿望,哪天退休了,我也要去东城开家小店,做老布鞋垫,做千层底布鞋,天天享受那种布料带来的幸福味道。

## 白桦林,在边疆

田 霞 冯永辉

势袭来,一百五十一级台阶,每挪一步都很艰难,风吹在脸上像刀割,特大风雪似乎要把一切卷走。怎么办,雷达站官兵就用绳子拴在腰间,按成一道人墙,一步步攀上台阶,终于按时奔上岗位,圆满完成空情保障任务。

大自然给予雷达站官兵挑战与考验,我们的战士,一次次战胜困难,一次次出色完成任务,一次次以空情保障无差错守护着祖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空。

一批批兵的精神之魂坚如磐石。共同的理想追求,把他们凝聚成坚不可摧的战斗集体。“志和者,不以山海为远;心通者,不以古今为距;情悦者,不以人事为隔;愿同者,不以趣味为别。”这美好的诗句在心中暖暖地漫过,我们站在刻有红色大字的石碑旁,向官兵敬礼!

## 二

到大西北不是每个人笃定的青春选择;而留下来,却是他们的人生抉择。

四级军士长宁业绪,是报务班长兼通信技师。在儿时的记忆里,父亲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军人,“没有做不成的事”是老爸留给他最深的印象。“部队最能锻炼人,去当兵考军校!”带着家人的嘱托,宁业绪戴上了参军入伍的大红花,告别南国的红木棉,来到祖国最西北的边陲。他将将军校的向往化作训练的动力,在同批新兵中取得拔尖的成绩,破格入了党。可是因种种原因,他与军校失之交臂。然而他坚定地告诉父亲,“我要留在部队,考不了军官也没关系,我一定会当个让你骄傲的兵!”

入伍十四年,一次次在比武竞赛中取得骄人成绩,两次荣立三等功,连续九年被评为优秀士官。这么多的荣誉背后少不了家属的支持。2014年,远在广东的妻子带着一岁半的儿子辗转数天第一次到连队探望。接站时看到疲惫不堪的妻子和熟睡的孩子,宁业绪刹那间眼睛湿了,二话没说,一把将母子俩紧搂在怀里……

2016年,宁业绪晋升四级军士长,按规定家属可以办理随军随队。可是,母子俩能不能受得了这边恶劣的自然环境;孩子还在上幼儿园,驻地的教学质量远不及广东……一系列问题在宁业绪的脑子里来回碰撞。但当他征求妻子意见时,妻子毫不犹豫地说:“为什么不办?爸爸妈妈都支持我们,你赶紧办手续就是了。”很快,随军随队手续顺利办下来,老婆孩子都跟随宁业绪来到西北边陲安家了。家人的理解和付出大大激励了宁业绪干事创业的热情,他清楚地知道,只



有自己加紧备战训练,练就过硬本领,才是对家人最好的回报。

那是一个晴朗的晌午,结束采访已过半饭时分,我们特别想到他的家里看看。他的家就在家属房的一排,两房一小厅,房间不大,但整洁有序。虎头虎脑的小男孩十分干净可爱,白净的妈妈刚好和孩子吃完午饭,准备一会送孩子去上学。西北的阳光暖暖地照进房间,恰好打在墙上贴着的各类小学生奖状上。女主人脸上一直挂着微笑,一种恬静的满足感洋溢在一家人的心头。

这横跨几千公里的爱情,让我们看到爱情的至真至美。

## 三

把思念写在月光里,把爱写在朝霞里。军人的柔情,总是那么匆匆,因为他紧紧连着战位,连着使命与光荣。

在大西北的空军某场站,我们见到刚完成飞行保障任务归来的一对基层士官——汽车连连长陈奎、指导员苏军。这也是一组幸福的基层士官,都有了自已的小家,虽然相隔几千里,没有更多的花前月下,没有长相厮守,有的只是鸿雁传情。然而,这是属于军人的爱情、青春与浪漫。

那年9月,陈奎任连长没多久,便迎来爱人10月初的预产期。苏军高兴地说:“喜事!你放心去休假……”话还没说完,陈奎便打断他:“组织刚刚把我调整到主官岗位,而且马上要组织新机改装后首次夜航训练,这个节骨眼我怎么

好意思向领导请假啊?”说完便拿起对讲机直奔机场。

军人平时与家人本就聚少离多,生孩子是件大事,要尽可能让连长回去陪陪。第二天,苏军瞒着连长把这个情况向机关汇报,机关很快批准了休假。陈奎却始终放心不下:“这次夜航保障不同以往,大家都没有保障经验,预产期还有一周,等保障几天再走也来得及。”

随后的两组飞行日,连队夜航车辆保障干净利落,还受到领导表扬,连长悬着的一颗心也落地了。陈奎家远在甘肃肃远,从部队驻地乘火车、汽车加起来也要走二十多个小时。那天夜航保障完,陈奎连夜和苏军交接好工作,匆匆忙忙地收拾一下行李,凌晨一点奔向火车站……

在军队大抓实战化练兵备战的今天,基层官兵中无数个像陈连长一样的小家紧紧地与强军兴军连在一起。这就是军人,谁又说这其中的滋味不是青年军人的甜蜜和浪漫呢!

不用过多表白,对于真挚的情感,任何语言似乎都难以承载。那面对时的凝眸会把所有的情感交融,这就是边防军人的青春与爱情。

在戈壁中穿行,采访路上,我们忽然遇见一片白桦林。那白桦林,在遥远的大西北静静地生长着,在荒凉中展现生命的色彩。看着这白桦林,一种特别的惊喜在心中漫过,那些可爱又可敬的基层官兵,不正是这挺拔的棵棵白桦吗?

致敬,这群守望在天山的战士;致敬,这片边疆的白桦林!

## 好日子的滋味

谢 波

面饼松软可口,还带着点香味。

1978年秋,我考入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吃饭开始实行就餐制。女同学饭量小,又时常碍于面子不好多吃,剩余的饭菜往往让同桌的男同学沾了大光。每天早上两个二两馒头,一大碗稀饭加咸菜,中午和晚上四两米饭加一毛三分钱左右的熟菜。饭吃完了,剩下点菜用开水一冲,就是一个汤。那时油珍贵,汤喝完,饭盒几乎干净得用不着洗。偶尔星期天,到校外小吃部买几根油条,或者一毛三分钱一碗的辣油面,算是开一次荤。然而即便几根油条一碗面,还是有同学花费不起。

因为吃的重要,那个年代很多的生活交流往往都与这个话题有关。亲人朋友见面问候,时常是关于吃:吃过了吗?吃过了没?吃好啦。高中毕业后,我被抽调到公社的工作队,任务就是怎样让社员多打粮食吃饱饭。时逢1977年麦收,开镰收麦的头天晚上,为了动员社员们出工,我和生产队指导员、队长、会计四人倚靠在队里油坊的磨盘上,没有油灯,借着月光开分配任务。早上队长从庄子东头往西喊人,指导员从西往东喊,会计在庄子中间两边呼应,我负

责敲打挂在树杈上的一块破铁犁型。

1981年3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春到上塘”的文章,其中报道了我的家乡江苏省泗洪县上塘公社推行联产计酬责任制的举措。这年暑假回家,听庄子上的议论,大队里的田分了,牛分了,手扶拖拉机也分了,有些人一时脑子还转不过弯来,多少有几分担心。但到了春节放假回家,陡然觉得庄子上人的脸色大不一样了。原来是新举措施行后的第一季,粮食及花生等农副产品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人民日报》中写道:“我们走村串户,只见地里场头,到处晒着山芋干、玉米、豆子。跑了五个生产队的二十多户人家,除了一户外,家家粮满囤、谷满仓,装满花生的麻袋堆成垛。有些社员家里,连堂屋、睡房的地上都堆满了粮食。”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人还是那些人,田还是那块田,粮食却一下子多得像泉眼里冒出来一般。年关期间,正好那年工作队指导员来拜年。我说起那年四人催社员下田收麦子的事,问他现在社员下田还要人催吗?他笑而带着几分严肃说,那是啥时的事啦,你家的粮食你不去收,你指望谁呀?现在人们的

能动性都大得很呀。

生活一天天实实在在地变化着。生产队的粮仓不见了,家家户户的粮垛子堆得高高的。公社干部再也不到田里来估产,再也不说粮食被麻雀吃掉多少,再也不催交公粮。人们不仅吃得饱而且是吃得好。老家庄子东边有位和我年龄差不多的邻居,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后,迅速胖起来,方方的脸膛有了油光。村民们餐桌的菜丰富了,主食多样了,平时无事还能喝点小酒。再到后来,各类外来快餐、饮料、水果的引进,让乡里乡亲也尝到外国人的口味是啥样。

现如今,人们见面吃没吃的问候少了,却把“瘦了、苗条了”作为欣赏的语言。一度养活千万人性命的山芋、玉米等粗杂粮,在人们生活条件改善后被渐渐“疏远”,而随着健康饮食、健康生活的理念的兴起,这些粗杂粮又成了人们的“香饽饽”,重新回到饭桌上。

由饿肚子到吃得饱,再到吃得好,从将就吃到有选择的吃,一个“吃”字的背后是我们国家日益强盛的发展脚步。它是我们国家发展的缩影,是我们日子变好变甜的重要标志。



人民视觉

## 大地